

過去的未來： 博物館歷久彌新的秘訣

The Past is the Future: The Timeless Appeal
of the Museum

李金賢 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組

Lee, Chin-Hsien Research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走進臺博館「發現臺灣」常設展的展廳，會發現〈過去的未來〉這單元經常是觀眾喜愛逗留的單元之一。也許是重訪完整個博物學與博物學家的年代後，看了大量的標本，吸收了大量的知識性內容，沉浸在展覽的餘韻中；又或許，只是單純逛得腳痠了，休息一下。

靛青的背景色、極緩的光雕變化，搭配時而在背景出現的定音鐘聲，形成一種哲學思考的氛圍，而這種哲學思考的背後，正是「發現臺灣」常設展對於臺博館在新世紀回顧歷史的一種反思，也是對於

臺灣博物館學發展的一種陳述與想像。

博物館不只能夠帶我們回到過去，同時也能反省當下，展望未來。人們常認為博物館的蒐藏是凍結的歷史證據，博物館藏品的外觀上可能常久不變，但人們對這些物件的觀點與想法卻經常在改變，因此物件的意義也隨時間改變，並被賦予新的價值。在博物館裡，過去就是未來。這就是博物館可以歷久彌新的秘訣。

〈過去的未來〉單元說明文字
在〈過去的未來〉單元組成之中，我們試著以館藏臺灣雲豹標本、泰雅族織藝師 Yuma Taru（尤瑪·達陸）創作的《古虹新姿》，以及多媒體藝術家王俊傑以本單元為名的多媒體藝術創作等三件展件為主題展件。這三個主題展件分屬不同學科，游移於新與舊、靜與動之間，乍看差異性甚高，但

透過光雕投影（Projection Mapping）的新媒體形式與技術，結合光和影像的變化，與新舊標本呼應，動靜之間，將整個展廳的空間融合為一。當然最重要的，是〈過去的未來〉這單元本身所欲彰顯的論述，想呈現的意義。

消失與重生：雲豹標本

物種的真實存在，本身就具有無可替代的珍貴價值。¹

臺灣雲豹標本是臺博館明星級典藏品之一，也是時常展出的標本。根據臺博館的典藏資料，館藏中有8件來自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留下的臺灣雲豹標本²，包括6件立姿標本（其中有2件幼豹）、1件泡於浸液標本中的幼豹，另有1件頭骨³。然而，在博物館之外的世界，臺灣雲豹則已於2014年被認為在臺灣已經滅絕的物種。

面對滅絕物種的想像，各種學域多有許多不同的想像與討論，無論是科學技術或是生態倫理。然而對於博物館而言，擁有滅絕物種的標本，是否僅是面對一塊塊乾燥的皮毛，在這凍結物種歷史的場域，奏著一篇篇無聲的輓歌呢？

在〈過去的未來〉單元中的雲豹標本，正是要提供觀眾一些對於博物館蒐藏可能性的再思考。博物館中被抽離時空、脫離原生脈絡而被凍結的標本，也許在過去的時代裡，是一種蒐奇的象徵，又或是人們對於收藏慾望的顯現；然而在今天，這些已滅絕的標本即是象徵物種曾經存在的重要證據，並且



臺灣雲豹標本與 Yuma Taru 的編織藝術看似兩件截然不同屬性與外觀的物件，在〈過去的未來〉單元中卻蘊含著同樣的反思，反映著博物館蒐藏的背後，隨著博物館在社會中扮演角色的轉變以及關懷對象的轉移，所產生的反省與對話

透過灰暗的過去提醒人們對於當代保育的重要性。此外，由於過去的蒐藏累積，也蘊藏下來許多物種的身體資訊，這些資訊可能為未來的科學研究上儲存了線索，保留了無限可能。

老傳統與新文化：Yuma Taru 的編織藝術

延續〈佐久間財團的文物蒐集：物的旅程〉單元⁴，Yuma Taru 的編織藝術作品則反映著佚失文化的再生。在過去，文化往往因為戰爭、文化殖民等因素而產生流失，甚而在今天，也會因為受到當代思潮以及科技影響而被吞噬。也許我們只能依照蒐藏脈絡與藏品紀錄的線索臆測，或無法那樣肯定地理解佐久間財團致力蒐藏臺灣原住民文物的深層原因⁵，但 Yuma Taru 近年來的追尋失傳泰雅傳統紡織工藝，博物館中的蒐藏則無意間成為莫大的基礎與助力。

展示品《古虹新姿》即為 Yuma Taru 呈現其從臺博館出發，與博物館老物件與其背後知識體系對話，找回許多古老泰雅織品所蘊含的圖紋與工藝線



發現臺灣展覽的西展廳，在展場規劃上是較為寬敞且寧靜氛圍，且將多媒體藝術投影於展廳長椅上，或使觀眾於休憩同時，靜靜地被投影出的意象包圍。即使並非主動式互動多媒體，但在觀眾進入投影範圍，成為投射對象時，也成為一種被他者觀看的「臨時展件」

¹ 本段文字節錄自〈消失與重生〉單元文字。該展區展示臺博館所典藏臺灣特有亞種臺灣雲豹的標本與相關影片剪輯，說明標本有助於物種研究與生態保育的價值，更能揭示予大眾生態保育等公眾議題。

²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官方網站典藏資料系統。

³ 雲豹頭骨標本(TMMA0330)於本展覽〈標本的世界〉展區亦有展出。該展區透過不同類型與不同時代標本的展示，讓觀眾了解標本對於博物館的價值與意義。呈現多元類型的標本，以及標本在認知生命奧秘與分類的重要性。

⁴ 「發現臺灣」展覽主要論述的核心即以臺博館的館史為基底，雖展覽單元極欲淡化歷時性的佈局與編排，但作為歷史論述的展示，仍可看到時間的輪廓與足跡，而時間的延續則鋪陳臺博館典藏舊與新的對話。〈佐久間財團的文物蒐集：物的旅程〉單元中，便以一件源於象鼻社的長衣(AT000565)與下一單元〈過去的未來〉中 Yuma Taru 的創作產生連結，表徵佚失文化的再生。

⁵ 作為日治時期的殖民地博物館，其蒐藏行為本身就擁有獨特展示蒐藏的政治目的，擁有著多種功能與目的性。此外，當然也會因為蒐藏者的學科背景及關懷，在建構蒐藏的背後，蘊藏著自身的蒐藏特殊性。有關佐久間財團蕃族蒐集品相關討論，可參見李子寧、吳佰祿2003〈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佐久間財團蕃族蒐集品」的「再發現」及其意義〉、呂孟璠2012〈蒐藏者與蒐藏品：總督府博物館時代尾崎秀真的蒐藏意圖與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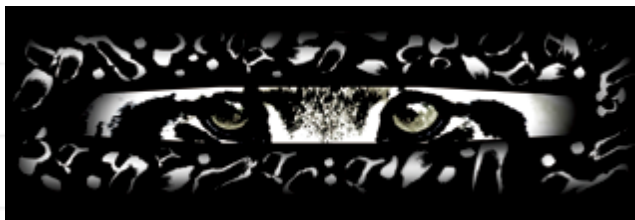
索，並與當代部落產生更多想像，經過這漫長的拼織而產生的視野。

而在這個想像與對話的邏輯之下，也隱含著博物館與當代思潮的互動。過去幾年間，臺博館致力於「文物返鄉」的行動，鼓勵且引導當代部落述說自己的故事，並透過典藏物件回到部落展示，試圖將文物的解釋權回歸予部落，而不是再將博物館物件置之於知識與權力的框架之中。這正是當今博物館面對典藏物件時深刻的反省。

過去的未來：王俊傑多媒體藝術創作(2016)

如一部精彩絕倫的小說，作為展覽最後一個單元的最後一個展示物件，即使氣勢滂礴地登場也是無可厚非。然而，多媒體藝術家王俊傑則選擇以臺博

館的代表性典藏的象徵圖騰，透過光與影像的疊合，和緩地、見微知著地淺淺描繪天地生成與歷史形變之際，如同呼吸一般能動未來，運用臺灣雲豹、寬尾鳳蝶、蕨、樟、龍宮貝、排灣百步蛇圖騰、泰雅編織，以及北投石結晶等8種臺博館或臺灣的代表或常見的元素逐一登場，接續、循環，且回歸於宇宙之中。



臺灣雲豹



寬尾鳳蝶

如前所述，〈過去的未來〉除了是討論標本、臺博館歷史，同時也是博物館學的重要想像。對於博物館人而言，各元素的登場，同時也表徵了人類學、地學、動物學以及植物學，支持臺博館作為自然史博物館基礎的四大學門。在文化與物件的再現時，學科退位，在不斷流動循環中，持續默默扮演潛移默化的推手。博物館則扮演著物件、學科、研究者，以及與社會對話的重要場域，不斷地被社會驅使，同時也影響著社會。

結語

博物館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正不斷地變化，蒐藏、研究、展示以及教育的使命及功能，在與社會不斷對話中，變得更有交互性，博物館為試圖回應當今社會的問題與矛盾，不斷地思考如何主動對應當今社會的挑戰。面對博物館的轉變，作為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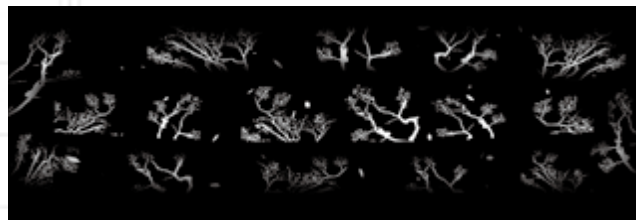
核心的蒐藏與蒐藏物件，也不斷地被檢視，重新探討其可能性。⁶

〈過去的未來〉是臺博館「發現臺灣」常設展的展覽結尾，也是展覽的點題與理念的重要回顧，揭露博物館標本與社會文化事實之間，時間與空間流動中的重新再發現，期待讓觀眾理解標本的多重解讀與想像，甚至博物館在當代之中的演進與所扮演的角色。其實，本單元的理念與名稱，即脫胎自王嵩山教授《過去的未來》之書名及視野，透過「人文想像」的透視，窺探作為思想、社會行動與文化載體的當代博物館，從發現、蒐藏、研究、再發現到未來作為社會文化再生及孕育的關懷和可能性。

透過〈過去的未來〉的討論，我們期待也相信博物館是社會運作與對話的重要場域，不斷地被社會驅使，同時也不斷地影響著社會。 ■



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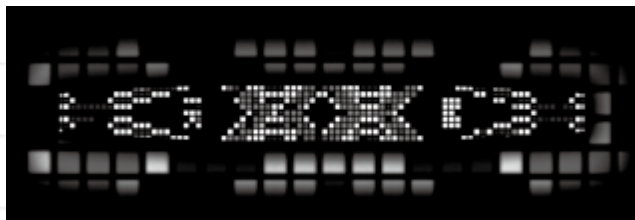
樟



龍宮貝



排灣百步蛇圖騰



泰雅織紋



北投石結晶

⁶ 展場單元中的標題雖出自王嵩山《過去的未來》一書，但於翻譯上卻有不同之處。王嵩山採用Cantwell和Rothschild所著The future of the past之譯名為題，有別於此，發現臺灣展場則以The past is the future為名，其欲彰顯的目的與意義固然有所不同。參見王嵩山1991《過去的未來：博物館中人類學空間》。